# 明名臣言行錄

都督周忠武公遇吉

號萃菴錦衣衛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賊偪寧武力戰全家死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以官舍授官未滿十年而至大將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賊勢披猖請益鎮兵二千統兵副將熊通甫至河干與叛將陳尚志迎賊賊即令歸鎮說降公大怒立斬之令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并請救兵時二月十二日也十五日賊偪寧武寧武雖非雄險而公日夜選練激將士以忠義殺賊屹然成巨鎮焉賊甫

至乘其不備即迎而擊之其前驅皆糶民公命揭其中堅殲賊精銳不可殫計賊恃衆雖挫不却旣薄城下公列營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或言賊勢重可欵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傷四驍將賊大恨并力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帥健勇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婦豎無一人降者悉爲賊屠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臠其肉時暑中男子相繼戰沒夫人劉氏素驍勇善

射卒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無虛發者賊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

二十五日賊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此去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寧武詎有孑遺哉不若且回陝休息以圖再舉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賫降表至賊大喜設讌厚欵坐甫定而宣府總兵王通亦然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詔天與優答二鎮預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矣乞降迎表颷集京城附後賊多半面及失手足

者皆寧武所砍傷莫不嚙指告人曰周總兵眞好漢殺我等數萬人若再有此一鎭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工科李公淸抄參請祀周忠武妻劉氏云周遇吉妻劉氏親率家丁馮墻射賊卒與合家俱燼以視親執桴鼓之蘄王夫人勇矣愧無其烈以視節義成雙之趙昂發妻烈矣愧無其勇夘言哉

惠安伯張忠武公慶臻

號鳳華永城人襲惠安伯加少師

甲申三月閗賊破京盡散財物與親戚合家聚飲四面積薪閉戶共焚死外有宣城伯衛公時春全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都尉鞏貞愍公永固

字洪圖大興人尚皇八妹樂安公主爲駙馬都尉加少保

公喜讀書李黃門清過書肆見皇明泳化編命易歸書

客故高其價李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鞏駙馬易
去矣李心識之曰駙馬皆豪華自喜渠所好乃爾耶
後死賊難方知覯人必於微
先一年公主卒有親生子女數人賊破盡取所賜物古
玩書畫環繞殯宮用黃繩縛子女靈前舉火焚死然
後自縊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於堂南都贈
少師謚貞愍

新樂侯劉忠壯公文炳

號洪筠南直海州人先帝孝純太后姪晉新樂侯

初孝純以失光廟意倉卒而卒故烈皇抱恨終天每瞻

畫像左右輒云不似於是遣司禮中書至第命徐太

夫人孝純生母口授畫工三易稿畫成凡四軸擇日遣錦

衣衛堂上官具鹵簿迎入大明門帝俯伏道左安奉

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效祖瀛國公封徐氏

瀛國太夫人歲祿百石繼祖文炳文燿各進階文炤

授都督同知

帝每追思太后輒推恩瀛國十七年三月二日瀛國年

八十當冠氛日惡帝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
三宮賜賚有差劉氏一門咸進秩焉
公虛懷好善都下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文炳鞏永固
云而與申湛然黃尼麓相友善上召公與永固密計
國事二人曰宜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翰神
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上是之以內帑不足遲其行
初八日賊逼京師分泒守門繼祖皇城東安門文耀
外城永定門公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公
與文炤同坐梨花樹下黃尼麓奔至云城上軍士皆
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公入告其母母命侍婢

取錦繒作數十繯於樓上積薪樓下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可也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左氏訣亦積薪樓下復與文燿託瀛國於申湛然而以文炤付蒼頭文炤不肯去是夜帝召公與永固入公言圍城中倉廒爲要務恐奸人乘間放火當命一旅專司巡緝帝曰今城守缺兵汝三人可糾勳戚家丁晝夜巡守手詔付之十八日傳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竟無一二人至者夜漏初下中使馳騎捧詔至公內室開讀曰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公知事急且恐南宇哭

告於母曰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其善事皇上無忘
孝純也公復囑文炤汝幼可無死劉氏香火當寄汝
耳遂同永固入見于大內帝倉皇謂曰賊入城無多
二卿能巷戰乎兩人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良久泣
下曰朕不能守社稷能死社稷兩人同奏曰萬一都
城不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望三殿火起臣家
即自焚從皇上于鼎湖矣皆痛哭而出十九日文炤
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盌
迯身直視杜夫人夫人遽起登樓文炤從之公妻及
[illegible]矣二女皆登杜夫人復下樓移菊盆抵門而上公

妻及吳氏女首已入繯杜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炤人繯氣急不能死脫繯而下杜夫人繯絕墮血涔涔然伏樓板上李氏女扶繯瞪目視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逃去李氏女九縊不死杜夫人六縊絕李氏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窗墮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甦見蒼頭嬀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骨平曰掖我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成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豈可違其言乎平掖之以登遂入繯平以繯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公

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于申湛然家將投井忽顧影曰此戎服不可以見皇帝湛然乃免巳冠與之投井死繼祖妻見大宅火亦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中文燿見外城破馳百里之渾河巳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閭門焚死皇帝巳殉社稷撫膺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急走拜瀛國遂尋公死所決書板置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二十一後贈太保謚忠果閭門死者四十二人瀛國以匿申湛然家得全而湛然竟用是爲賊拷掠死

靖南侯黃忠烈公得功

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起行伍屢殺賊有功晉大總戎封靖南侯乙酉殉難於蕪湖

崇禎之季諸將皆挾寇自重驕蹇不可制獨公乃心王室進止惟朝廷命十七年錄擒叛將劉超功擢爲總兵是春奉詔勤王封靖南伯南都建立進爵爲侯駐滁和轄滁和等十一州縣兼掌禁旅經理援剿食祿千石時與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爭據維揚適公兵至天長傑整兵思鬬公曰我來期各鎮渡河殺賊耳寧有它意傑等慚服然隙嫌從此開矣澤清疏許

憲臣劉宗周連署公名以上爲公疏公疏辨不與聞
澤清銜之是秋馬士英建議使
大清公奏曰徒示弱不如陰修戰守之具以固根本府
江南所倚以辦賊者公傑澤清劉良佐爲四鎮而良
佐最庸懦與公同鎮鳳壽兵威日挫九月公移鎮廬
州乙酉春母死請終喪不允高傑被殺於睢陽公欲
入揚州并其地帝詔止之
夏四月左良玉死其子夢庚擁兵東下以除君側爲名
帝命公與阮大鋮朱大典會兵蕪湖討之五月公擊
夢庚于坂子磯三戰皆捷身中二矢帝遣內臣王肇

基勞之進封靖國公予鐵劵世襲十一日京師聞大
兵渡江帝出都幸其軍公揮淚迎駕誓以死衛帝欲
駐太平府太平人不納公攻克之移駐蕪湖十四日
與帝同載荻港舟中叛將劉良佐張天祿追至良佐
隔河呼黃大哥公見故人也一應而矢巳中喉遂自
刎死之夫人某氏赴水死於是田雄馬得功卜從善
丘越等遂挾帝赴軍前公有異相口可容拳毎戰繫
酒瓢於鞍且戰且飲銳不可當人號曰闖子嘗語其
麾下曰汝輩福薄不可前驅隕命衝鋒掠陣我獨當
之闖中贈泖水王諡忠烈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三 終

#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四

## 閣部史忠靖公可法

字憲之號道鄰燕京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乙酉大兵破揚州不屈死

初授西安府推官考最入京以廉靜遷戶部主事出爲安廬監司進淮揚巡撫視漕協理勦寇事擢南京兵部尚書掌機務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公草檄徵江南勤王之兵并乞助軍需於郡邑已而大行凶問至公會文武將吏相向慟哭卽出師誓於浦口欲長驅而北將士止之曰江南雖小尚可圖也盍擇君乎時潞

王福王俱在淮上公以潞王有賢名而以倫序則益
福王方議迎立而鳳督馬士英已約黃得功劉良佐
高傑劉澤清具啓迎福王矣於是擁立之功盡歸士
英士英尋與所善客阮大鋮謀以朝權不可旦夕釋
乃出公以閣部督師揚州而已居中用事
先是公薦舊輔吳甡於朝劉孔昭言其不可及公出孔
昭即露章劾甡廷臣言孔昭武臣不當與銓事士英
又陰主孔昭左右班立攘臂相詰公嘆曰黨禍作矣
上疏力言甡罪可矜文武當虛衷共事毋致水火報
聞而已公奉詔祭告泗陵鳳陵抗疏陳大仇未復廟

堂不宜荒縱天下誦之
時黃得功高傑不守分鎮爭駐揚州治兵相攻傑駐軍
瓜洲大掠而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闕言狀
上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公首至得功軍得功
聽命惟謹至二劉軍以天子詔詔之皆許諾乃至傑
軍傑陳兵衛盛氣見之謂公曰公此來爲揚州民乎
謂得功乎傑乎公曰吾不爲將軍何至此然亦以其
餘爲黃將軍及百姓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天子
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所屬之地則黃將軍與
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又何辭以對今

三將軍皆已幸聽可法乃敢過將軍且國家土地可法豈有愛焉傑色沮默然者久之然不即聽而止公宿軍中謂公曰公所隸卒與偕來者以乞我公即以授之傑更分部下百人給事公左右皆桀驁公更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史相公吾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公而又心服其誠乃斂容謹事公請受命還屯徐泗

公開幕府揚州治事設禮賢館招來天下智謀之士及稍通天文日者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即廩餼之復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

公督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爲請軍與於
朝而大鋮爲士英謀以四鎮與公協爲不利已於是
累疏請餉士英應之益緩兵威日挫大兵日南聞新
天子立使人以書貽公公表上其書勸上爲自強計
而自爲書答之侃侃得大體尋論翼戴功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以討賊不效辭不允
六月朔高弘圖請督漕淮上士英特舉知兵之臣阮大
鋮即自擬旨補兵部右侍郎使握兵政羣臣交章論
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劉宗
周等以次逐去舉朝洶懼公上言欲用大鋮者以才

爭大鋮者以逆案也大鋮即可用何必罪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聽大鋮既用事悉引其黨布於朝政益亂凡公所奏請輒格之

公檄諸鎮西征高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等與許定國爭睢陽不決定國僞納好於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之綱等悉兵攻城入之定國北走降於

本朝之綱等遂大掠睢陽兵洶洶未有屬朝廷議遣公撫之而將其軍公馳至之綱軍獎其爲傑報仇當束身待命偕討叛賊之綱頓首受命公遂留駐徐州復

薦傑故將李本身爲督將傑軍士英聞公大得傑軍
心弗善也使人嗾三鎮連章劾公謂傑罪不容誅本
身賀助之柰何復使將大軍與臣等爲難乎時大兵
已悉渡河值毅宗忌辰上使公等遥祭之河上公言
天運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以謝天下
夏四月公移鎮泗洲合諸軍堵禦而京師有僞太子事
寧南侯左良玉移檄遠近以清君側爲名十九日召
對馬士英力請禦左大理卿姚思孝等合請備淮揚
上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然看他本上原不
曾反叛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指廷臣曰此皆叛

臣死黨臣巳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

於　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大呼有異議者當斬上

默然遂密詔調赴江南協勦左夢庚行至浦口又有

詔還揚州援泗州時泗州守將李遇春王之綱等以

泗州降　新朝公退保揚州大兵日逼請援於朝上

諭馬士英阮大鋮等曰揚州急如累棊命鄭鴻逵自

金山進劉澤清王永吉田仰自高郵進而士英等以

勦左為急不發一旅大兵遂薄城下李棲鳳張天祿

等皆降獨劉肇基王邦才樓挺莊子固等各率所部

入城公乃與主事何剛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

乘城誓死不去　新朝遣將李過春持　豫王檄至城下招公公登埤罵之曰我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從卒二人投其檄并鄉約於水中十七日外攻益急屢爲書投城中皆不啓封焚之　豫王知公終不可屈麾軍益進監軍道高岐鳳等踰城出降公知大勢已去草遺疏入告又爲書辭其母與妻呼部將史得威托以後事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葬於高皇帝之側不能即葬於梅花嶺可也二十五日大兵攻南門發砲擊傷數千人　豫王怒自督勁卒力

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前軍不肯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大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公不得出反坐空亭中須臾大兵奄至欲擁之去不可遂攢刀斫之縻爛而死屠城三日不得其屍後得威具衣冠葬於梅花嶺下一時同死者劉肇基王邦才樓挺莊子固總兵馬應奎死橋下汪雲龍馬守卿副將李豫叅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玉陶國祚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以下姚懷龍解學曾吳魁馮士富馮近仁孟容徐應成張小山叚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等皆戰死家人史書記顧啓

龍驥之厚陸曉唐經世等皆從公死

初得咸受遺書蔡𨻶商叚氏家至是尋遺書叚氏闔門

掠殺幾盡得咸徬徨莫措惟仰天長號禱閣部在天

之靈忽於破屋廢紙内搜出遺書持往南都獻太夫

人

其遺得咸書曰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

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

偶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能蚤

從先帝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公性廉潔食不重味與士卒同甘苦經旬不遑假寐其

家多沒於流賊之難嘗言先帝旣已遇害微臣何敢
言家閩中改元賜謚忠清
癸亥春吳漢槎語予云前在塞外遇奉天將軍介特近
曰君亦知史閣部殉難事乎昔破揚州日史公潑衣
幅巾在城樓上我兵執之問曰汝是何人尚敢在此
答曰我乃督師某也要見主帥明白就死擁見豫
王詫曰跪我公大怒曰我天朝大臣豈爲汝屈願速
死從先帝於地下駡不絕口托滿人空爾頓百計說
降勳以洪承疇之富貴啓曰承疇兵敗松山朝廷聞
其已死賜祭特祠親戚聞其已死志墓作傳今猶覥

顔在此耶我義烈男子豈效彼偷生哉遂遇害寃爾
頓買棺成殮置於空室亂後不知所在

大學士高文忠公弘圖

字子猶號硜齋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乙酉自殉於會稽竹園謚曰文忠

少沉毅有器量其學以進退死生爲大節世莫測其所負初授中書舍人學古文行使南京以焦竑爲師教使雲中按邊時直承平久競以文章飾太平六卿所司皆成故事公獨私識其亭障要害以歸

擢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是時鼎湖再泣熹宗立權璫竊柄政府承望意旨公因經筵首露章彈宰相因而策

免同官御史賈繼春安李選侍疏在移宮後論者以繼春與楊漣左漣去國繼春不自安亦去言官爭於朝公抗疏曰宮禁危疑之際決策呼吸不可謂非漣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功漣社稷已定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之舉非薄陛下以少恩繼春之疏漣亦不斥爲伐異請并用此二臣熹宗猶未信一日問閣臣曰高弘圖何如人對曰賢者其疏通國以爲平允上遂是其言

奉差巡都城國制察豪暴如司隸法惜薪小黃門爲奸利公治之無敢逞然寺人不悅公自此始出按秦秦

王爲太監張淸所惑漁宗室黥首數十百家公使還
執奏曰張淸竊王威福呼吸可通帝座請斬淸以謝
宗民寺人爭左右之不報
逆賢矯詔拷死楊左諸賢會王恭廠災公應變請寬刑
獄顯爲羅織諸賢地忠賢銜公籍烈皇帝御極獨斷
誅忠賢召用正士立拜太僕卿詔曰高弘圖始忤時
局繼觸逆璫屢著風節朕所鑒知可晉左僉都御史
再遷左副都御史時刑部尚書喬允升以爰書失旨
將置重典都御史易應昌以失中不擬上大怒并繫
詔獄公持允不可上親臨詰責疑爲黨比羣臣皆失

色公免冠謝曰臣初來自田間不知有黨黨亦不知
有臣退以封事進曰允升罪奏當徒不然臣死不敢
奉詔上怒旋解如公議
改工部侍郎中貴張彝憲新受勅督部事聞公名欲得
之公與序主客而已彝憲色沮又請共坐堂皇上公
趨入小吏舍探印篋署受事而退拜疏曰祖宗舊制
以尚書長侍郎侍郎貳尚書陛下不以臣爲不才將
侍尚書乎侍內臣乎臣死罪不知所出有旨徹彝憲
廨彝憲請別開府檄召侍郎計事公稱疾篤不赴力
乞休七奏忤旨再削通籍歸

壬午東省失守鐵馬及鄒公守故里城破家懸賞格捘軍與法勒義勇成部曲日夜在行間城猝不可下有司列狀上公最召至闕諮訪成謀補南兵部侍郎尋

擢戶部尚書

李賊犯闕帝殉社稷南都大臣議爰立公與可法謂非賢主不能定危傾而鳳陽督臣馬士英貪定策功輒以兵擁福藩至士英倡倫序當立挾三鎮助之遂立弘光帝一時物望推公乃改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固讓詞臣姜曰廣而後就列士英管中樞爲首輔固結左右要上寵擅權納賄百官爭走其門尤

忌史司馬託視師江北加使相鎮揚州

吏部尚書張愼言薦起故大學士吳甡故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惡不先敘勲臣詈愼言於殿上無君臣禮公與日廣連章曰家臣用人自有本末孔昭何得侵其權且三俊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可大用以去就爭之上慰留公能知人

士英欲用阮大鋮畏公不敢發乘公閱漕餉江上即引是日陛見大鋮係逆黨前脫士英於獄結死黨帝不知公覆奏籌餉事殿中大鋮伏靑蒲上稱枉且引公爲證公正笏對曰臣知大鋮之才不知其品請下九

卿議謂逆案不可平反也士英怒向帝曰臣受賄耶公折之曰大臣不當辯受賕國人皆曰賢斯無弊耳士英語塞帝卒以大鋮爲知兵擢江防兵部尚書日與士英搆陷公矣

故事議大行皇帝謚閣臣宗伯各據謚典擬上制可而行時公擬思宗顧錫疇擬乾宗詔曰先帝稱思宗可忻城伯趙之龍以世胄上言思非美謚實士英嗾使傾公也公爲上別言之疏云思之一字實由臣擬而禮部上之堯舜禹湯文武自昔遺徽義有单重若必博涉衆流意兼美備則季孫行父可匹西伯甯俞臧

紇遂擬寧王矣謚以人重非謚能重人容儀恭美嘗
昭見刺於春秋而本朝以之尊仁廟非容儀恭美之
謂也且夸志多窮武亦有累愍民惠禮文非絕德而
國家推美文武歷代因之作美號書曰作之君作之
師先帝勤恤民隱屢詔蠲逋一聞寇儆怵惕靡寧升
遐之日猶念及百姓君師之事先帝克盡無憾昆識
就謚法大省兆民曰思舉其巨重葢比德欽明之后
媲美放勳之朝矣若曰今昔諸臣有同此謚則彰文
憲之憲詎同憲廟王文成之成可例成祖乎奉旨仍
謚思宗着即頒詔行

時公又採正議罷廠衛召史可法入直爲可行上以公爲專而公質彊不敢將順帝終不悟因乞骸骨别有避情疏云先帝以全盛之天下忽遭猷挺今雖天維重綴國步還康而鼎湖大痛山陵未卜也殉難暴骨惟益未歸也東宮二王聞從先帝於地下其猶有存者迄今未有的耗也擒僞露布日聞而誅逆刑書少斷無以激發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也間者陳洪範北行請以左懋第偕往候部酌覆其行又不無少稽心則如輸路則如冥比及達燕機局尚不可量又臣之所大慮也山東河南山西既皆恢復急在設官固結

百姓知朝廷玉步未改鍾鼓猶靈東撫議以王燮往未經會推云刱勸駕河南山西尚未議及也至於橫江帶礪四鎮之設已經督輔史可法權宜厝置頗費苦心疏上而權輔馬士英未覆士英取撰勅稿直草各四爵士英閣中聽士英再加參酌然後王言得有次第上之可尊朝廷下之可位四鎮也諸如此類臣雖不敢依違因人亦何曾担當由已雖不至潦草乖方亦不免持重貿罪慚愧致疾腠理俱傷殆非久於人世病與日增猶將爲兩旬之淹致萬年之祝切有私憂輒攄枕藉披瀝以上無所忌諱士英大鋮從中

贇可其奏遣行人護送予馳驛賜銀幣歸公渡錢塘
抵越而金陵不守九日不食殉於會稽友人譚遷家

大學士姜公曰廣

字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戊子死於洪都之難

改庶吉士鄒忠介公以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甲子授翰林院編修與修神廟實錄因語同事者作史正如寫生初年須得其明作而微有操切之象末年須得其惇大而微有廢弛之象使讀者一展卷洞然聞者以爲知言

奉使朝鮮不携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言文龍奏報不無驕夸然收輯遺

人不可謂無功朝論以爲允
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於公公
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
民未幾而顧同寅之獄起誣坐贓七百金榜掠備至
卒噤口詞不具大呼姜曰廣未識面何由與同罪事
未竟忠賢伏法諸臣訟公寃起原官次年陞左中允
已巳大兵入塞帝特簡馬世龍爲武經畧世龍擁兵
不戰公力言於朝罷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
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
歷南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

右侍郎改北京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補南尚寶司卿
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
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
不平朕知其人姑優容之

甲申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尚書史公議立君未
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
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
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爲文祭告奉先殿
乃衆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公公厲聲呵
之於是內外側目於公矣弘光立以公爲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尚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鋮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公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旣憖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無能獶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義士聞之必將杜口裹足且羣起責臣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祖制并斥臣歸田容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

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弊昨者翻案之舉出自內傳臣觀先帝之善政固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閹臣內傳矣其所得則淫貪狡猾之周延儒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用部臣內傳矣其所得則陰邪貪猾之王永光陳新甲也用勳臣內傳矣其所得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禎也用大將言官亦內傳矣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𡒉陳啓新也凡此者力排衆議簡自中旨乃其後效班班可覩且陛下亦知內傳

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辭於是乎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先帝旣誤陛下豈堪再誤哉願陛下深宮有暇聞取資治通鑑一觀之如周宣漢光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於親君子遠小人李綱之受命何切切於信君子勿間小人反覆思維必能發明旨趣破彼奸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切徒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而士英大鋮輩恨之入骨百計中之矣

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鍥候考吏部因奏公定策時有異心公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公潛里中二年會大帥舉事公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公先自盡生平清介之操文學之富海內所共推云

尚書徐忠襄公石麒

字寶摩號虞求嘉善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吏部

尚書乙酉里居殉節年六十八國朝諡忠襄

除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愼庫爲逆奄所惡以新城侯

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

元疏辯補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

二司主事八年改考功司與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

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執政無以難也轉尚寶司

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者無如僉報馬戶

一事公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

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

十一年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忤旨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罷斥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凌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初意矣疏上三月即釋三俊辛巳壓逼攻壬午春壓少司寇奉旨清獄因推明律意及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以次審理由是因犯

多所寬減

三月召對文華殿六月以望陪枚卜十一月陞大司寇會陝新甲以失事下獄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維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紀綱淪斁開滿淪陷遼瀋覆潰僨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擅遣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與面奏國

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僇辱
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而公復讞職方
郎監軍張若麒臨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許定
國失誤軍機搶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啓睿
兵敗竄逃棄去勅印當斬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
者
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詞歷薄言官行人熊開元
屏人密奏宜與過失上皆疑爲押闔故智下之詔獄
且欲賜死獄成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并奪
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

應願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
上亦稟於公諭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
意奉旨閒住
江左嗣與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慎破格
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上優旨
答之其時小人雜進官方濁亂公以年例出戶科給
事中陸朗御史黄耳鼎爲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鼎
遂疏訐公爲吳尚時報復又言公殺新甲以敗欵局
公乃歷敘和議始末從來小人賣國情狀始露且言
先帝之誅新甲也日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恭皇

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都失國嘉興城守公有嗣子二人曰爾穀曰柱臣爾穀字似之以松江事見殺而柱臣輯公遺文行世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

巡撫祁忠敏公彪佳

字幼文號世培浙江山陰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乙酉南都失兵抵武林自投池中死

父承㸁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於鄉二十一舉

進士授興化府推官郡兵以餉稽譁於藩司公挺身

往諭刻期給餉皆斂手不敢動復令自推爲首者縛

送藩司治之衆皆帖服

崇禎四年考選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

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

若越俎而問庖卽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

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之
象竊恐當事諸臣狃於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
位則未得振厲之效反滋悠忽之圖臣所慮於大臣
者此也人材有限中下半參非藉上感發其忠義則
鼓舞以功名令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繇人或錢穀
之輸未至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
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迫於功令必至苟且支
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
羣臣者此也皇上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猶望宣揚
雄郎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但骫髒負俗決不肯俯仰

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雖冒濫之實可清似亦
獎拔之術未盡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皇上洊懲情
竅特遣內臣然必搜剔出於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
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
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
慮於內臣者此也時以爲讜論
尋巡按蘇松諸府所至省騶從延問父老盡得其利病
豪右兼并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側目吳中
無賴自署天罡黨淩轢小民官治以法則攤贓無辜
人愈益長之公至捕其尤者四人立磔於市由是羣

奸股粟他若定徵解法捐贖鍰爲長洲廣置役田濟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米以惠解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得一畝計三年子粒即償華亭之數平漕兌歲省四郡耗羨十餘萬金吳人至今德之

八年請告歸十五年大兵深入逼淮道路阻絕起公掌河南道徵服冒險間行達京師明年佐大計一主廬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會上命臺省遷轉必歷藩臬以老其才而折選郎於朝因疏列其事於是御史蔣拱宸等羣起攻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南京畿道

十六年八月凡三上疏首言有司剜閭閻膏血飽桑梓親知或故鄉情面或權要竿牘原非訐告袖詞求批招之不來令官押送復有託名關節實則爪分扮子弟爲親知躋奴僕爲賓客再疏言或借急餉或托借漕飛券分投名帖踵至稍有遲滯禍害立生至無干犯之罪忽而破家擁居積之資莫必旦夕沿門持鉢已愧冠裳有貸無還何殊市井且豪強借徑通關緘夫餽遺求免遂使居間判貧富舌間奸胥操盈縮掌上民間有限錙銖何堪層累浚削三疏催漕審訟有差矣臨司行守提鄉兵管勾攝舟車蜂擁叱辱縱橫

一役方來全家盡駭蓋頂首日重買牌價高索賄動云百千帶差動至數十曲直未判家已磬懸得旨盡行嚴禁差𠪨北都失

甲申夏公在南弘光監國即疏陳要務得溫旨時蘇松民借討從逆者蠭起焚掠羣舉公安撫公至執其倡首禁掠害及無辜者立誅之民乃定南都方議設廠衛公力陳諸弊政上從之

遷大理寺寺丞旋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時流民集京口下令安插之副將于永綬兵亂鎮江檄叅將督之爽定其變恩威大著三吳財賦甲天下自亂後半爲

吏胥所侵公疏請專官清核又設禮賢館聘名士顧
杲等綢繆國計以憂勞成疾乞歸
乙酉夏大兵入浙檄諸紳投謁公聞之語夫人商氏曰
此非辭命所能却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爲
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爲意閏六月六日夜分潛
出寓園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書於几云某月日已
治棺寄戴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又詩曰運會阨陽九
君遷國破碎鼙鼓雜江濤干戈遍海內我生何不展
聘書乃迫至委質爲人臣之死誼無二光復或有時
圖功審機勢圖功爲其難殉節爲其易吾爲其易者

聊就潔身志難者待後人忠義應不異于家世簪纓

臣節皆罔替幸不辱祖宗豈爲兒女計含笑入九原

浩氣留天地其從容就義如此

總督袁公繼咸

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江楚乙酉左夢庚脅公北去不屈死

丙寅補行人歷任揚州兵備時中涓楊顯名以清察鹽漕至恃上寵驕蹇士大夫公抗不爲禮相見但答以半揖中涓銜之即日具疏彈罷其官然公潔已愛民吏治清肅無事可恣誣陷其彈文但半揖冷笑數言而已去時士民萬餘麇集遏衢羣塞城門十餘日不得行號泣之聲震動天地

後擢鄖陽巡撫崇禎辛巳二月總兵左良玉違督師楊

嗣昌令獻賊襲陷襄陽公分信堵勦竹西界賊入自
當歸東路罪不在公督師塘報可據部科畏悍帥不
敢問又納賂欲庇東路疏守者文致公被逮郧襄宗
民萬人伏闕訴枉上亦知無罪釋之壬午起右僉都
屯田河北癸未擢兵部右侍郎總督江楚應安
甲申弘光立召見進致治足國大計疏言自古國祚久
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在於得人足國必先審
勢宋高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
次亦不得與唐肅絜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講也武丁
知傅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勲周宣

知吉甫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
知鄧禹寇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戮囂盡掃赤
眉銅馬而光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雖不克
終用而猶不失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京宋高
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信用卒令淪落以
老其始終信任者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
徒以故主勢日卑覩耻不雪靦顏臣虜其得偏安一
隅猶幸耳臣願皇上於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信之
任之勿令小人參入在野諸臣明詔諸臣各舉所知
一如高宗求舊學光武褒卓茂故事蒲輪徵召賁襄

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至足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論建都者謂西北足以起東南東南不足以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羣雄驅勝國取中原安在東南不足起哉今皇上宅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臣以爲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實爲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實爲門戶頃闖叛將潰兵蟠結江淮間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逞憑陵內奸響應得毋寒心獻賊逼湖南襄樊[illegible][illegible]要之地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竢

版圖然復而不守與不復何異葢設重鎮宿重兵猶埀餌不可不從長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縣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縣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大勢如此若第欲畫江而守腹裏失而邊角愈蹙誠喻着耳然理非明不能斷幾非斷不能割臣終以明斷爲請疏上士英疑汪黃語刺己深恨之

上用阮大鋮等公以東林舊臣日見疎遠乙酉春詔求三朝要典公奏曰此崔魏殺人書也又疏救周鑣上益以爲朋黨擬旨切責九江扼金陵上游公知楚鎮

左良玉父子必叛乃大修戰艦陰爲之備夏四月良
玉父子果以武昌叛詭言清君側安皇儲直抵九江
脅公同事公痛言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不可
負良玉不從公遂閉九江城拒之部將張世勳郝効
忠等夜斬關出與左兵合左兵遂入城肆焚掠公肅
冠帶將自盡良玉部將張應元監軍黃澍勸止之因
挾公登舟并其衆廿七日也是日公書絕筆云嗚呼
臣所以不死江州者三非偷生也寧南不忘先帝疏
救皇太子原云束身赴闕待罪其辭尚順不忍成其
爲亂一也易檄爲疏緩程候旨冀得從中維挽少報

國恩二也諸鎭誓言不再焚殺因勢利導稍活百姓
萬分之一三也疏以救皇太子臣心之所同以兵諫
則非臣之所敢知若江州之焚臣不敢負江州將士
負臣臣願附眞卿之義遲死爲恨耳五月四日良玉
病死夢庚秘不發喪公責以大義乃還師
大兵至九江夢庚降以計誘公趨北營公覺夜投江中
爲鄰舟所救六月三日夢庚迫之使見英王長揖不
拜王亦敬禮之爲設宴終席不飲亦不交一言歸舟
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初六日爲書與
二親訣望金陵痛哭絕食數日過張秋題旅舍壁云

詢身酬舊主留髮表明臣節十九日泊大勝關清朝遣使以崇職誘之乃自爲銘曰崇職易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疊山仰止庶幾爲鄉人胡以寧自淮釋歸遇之復爲書與二親訣遂渡河而登陸相從二僕亦散去惟都司黎鳴不忍去至艮鄉公嘆曰此疊山盡節處也是夕復自縊同行者解之遂行行近彰義門望闕下馬拜哭乙酉秋八月癸未日也就館數日癸庚將入朝公冠服如故北官劉學士說之曰燕與癸庚同朝公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與之同叛劉語塞而出次日內院甯剛李建泰等復

勸之朝公大慟曰國亡與亡某只欠一死耳寗指建
泰曰如李公者云何公曰河北諸臣以報仇爲名猶
可藉口若江南諸臣只有死法更無別法遂各辭去
越二日改別館邏卒守之公終不薙髮幅巾衲衣如
僧裝御史盧傳薦之爲詩謝之曰賦續閒情君莫惜
黃花老與不懷衣丙戌歲朝賦詩曰月首三陽仍癸
曆春正觀古重周王於是自春徂夏兀坐讀易春秋
史鑑旁及謝皐羽諸集著經觀史觀二書未竟六月
廿四日以公不從髡令殺之於三忠祠南其衣帶中
詩云狡童肆邪說名教委沉淪徒有南陽志東吳深

得奔哀穎宛二老亡死酬主爲願蹈文山節誰招燕
市魂

侍郎左公懋第

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兵部

侍郎乙酉使北不屈死於萊市年四十五

初授韓城知縣考選戶科轉吏科論事侃侃有直聲奉

勅察核江南兵餉未復命而先帝升遐甲申五月南

都立歷太常寺少卿旋擢僉都御史巡撫上江時朝

議欲遣使通和而難其人公適聞母喪固請充北使

詔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經畧河北聯絡關東軍

務賫國書金幣以行臨行上疏曰臣渡河而北生死

未知願以辭闕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

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刻刻以天下爲心以先
帝之讐北都之耻爲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咸
祖列宗之陵寢現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黎而即
念河北山東之版圖恐有陸沉之禍更望皇上嚴諭
諸臣時時整頓士馬勿以臣此行爲必可成即成矣
勿以和成爲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
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于萬全此一定
理勢也若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并可取臣
母骸骨而今以通和往實自痛於心惟以不辱自許
以必死自誓以報我皇上之命而全我父母所生之

身卽死可無恨耳將輔行者陳洪範馬紹愉兩人有
異志公在途趾與淡言惟以忠節勉之
九月十八日次德州從者議見攝政王皆欲爲國屈膝
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建屈膝之
言者皆巾幗婦人也公曰勑書以不屈膝爲不辱命
陳參謀之言是也
十月初十日至張家灣傳命趨公入公請遵勑書先謁
陵後通好不許乃遥祭思陵而入洪範欲以國書畀
禮部公謂館伴必以龍亭由迎方可與館於鴻臚寺
內院剛林來取國書銀幣去廿八日放歸巳至滄州

復遣騎追公還獨令洪範南去時文武多乘間私逃叅謀陳用極曰見危趨避非人臣也各官可去用極義不容辭死生患難與公共之遂與同志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隨公入敗館太醫院

明年元日公題院門曰生爲明忠臣死爲明忠鬼十五日具疏題陞留北文武各官署曰臣斵命北行仰遵敕書奉職無狀區區一身生死所不計也伏願皇上丕振神武力圖恢復三月都司陸宏進疏囘北加陳用極職方主事各官加陞有差公被拘留者七月聞南京破慟哭誓必死以先剃頭杖中軍艾大選大選

自縊監側傳濤造蜚語中公閏六月執公與陳用極
等五人下刑部獄逼公降不應十九日執見攝政王
公服縞素同主事陳用極向上長揖南面坐廷下攝
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
當廷抗禮五大罪公應聲曰我先皇帝痛罹大變以
親以賢以序當立福王凡在高皇帝子孫皆我主也
豈云僞立山東豪傑鼓舞中興前此就見者俱勉以
大義指授方畧此皆忠義有爲之人不係土寇我本
朝皇帝念爾國爲先帝發喪成服破賊復城特遣某
慰勞爾君臣旣不郊迎禮部又不以龍亭出接國書

成何體統艾大選盜餉私交又先剃頭勸降凛凛王命卽是天子在上殺之何辭位列大臣奉命通好爾竟覊留囚困其血性男子豈得磨折其以七日不食有死而已攝政王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部也堂堂天朝人物豈爲汝屈乎攝政王令捶其頰用極噴血而言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王改容曰汝等不怕死固是忠臣但今日江南無主剃頭歸降不失富貴公曰剃頭不如砍頭左右拽出遣降臣勸曰先生改念則轉禍爲福執迷不悟刀鋸在前寧不恐懼公曰且勿問某懼不懼請問列位羞不羞至

順城門又遣滿官勸曰降則封王公曰我寧作大明鬼近菜市刑人問遺言公曰臣子盡忠報國有何遺言止惜五人皆無辜被戮耳王一斌等皆曰願從死公曰從死固是好事但恐心有悔處主事陳公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南向叩頭曰我左某報國之心盡矣時刑者執刀而拜曰小人之刀乃斬盜首者不可施於忠義敢易新刀以示後人五人各爭先死遂同遇害見者無不流涕忽風沙四起捲市柵於雲際屋瓦皆飛都城罷市公門人淮上咸默崑山徐元歎潛葬公於白馬市傍火陳公骨負之歸南

公在太醫院洪承疇來謁公掩面言曰此鬼也承疇敗死松杏先帝賜葬加祭十三壇今安得更生洪慙而去李建泰亦來公曰受先帝寵餞降賊又降　淸何面目見我漢臣投謁者皆受罵故漢臣皆欲殺之云

論曰左公奉使與平原使汝州同其始終不屈之心一也然平原之死盧杞陷之公乃自請往不尤壯哉迫其後說降再四不以存亡易心平原之劒又爲左公奪之矣夫金陵旣失天下聞風死者不少而必首推左公公之死死燕京也二祖之靈爽在焉公眞得死所哉

主事黃忠節公端伯

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乙酉五月大兵入都不屈死

已巳上密事書言天下之變惟西南寇禍將裂而天下終以此敗授寧波府推官邏海卒訐居奇輙誣商入通倭罪公爲解理活數百人庚午徵入南闈得士楊廷樞爲解首壬申丁內艱居廬山中甲戌補杭州推官丙子徵入浙闈得士陳潛夫丁丑丁外艱壬午入都論盐藩與鄭芝龍締姻非制時稱其直旋歸廬山治禪學自謂得髓

南都建國姜曰廣薦之出山乙酉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夏五月十六日大兵入都大索朝士無敢後者公獨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付之越數日執見豫王於天壇帳中豫王解其縛與之温語公無屈詞豫王問弘光爲何君曰聖君又問何以指昏爲聖曰能讓又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又問何以指貪爲賢曰不降言已遂不孫下江寧獄廿九日也時都人俱髡獨公與一僕尚留髮其僕出入獄中或勸之去髮僕曰若去髮我主人不食吾飯必死矣九月十三日錢謙益入獄說降不屈遂戮於市臨刑瞑目告家人曰吾目

前有寶光其僕從死公絕命詞曰巍巍大法王不動一毫光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沒後十六年其地士夫夫舉葬縣北忠孝橋所著有瑤光閣東海廬山還鄉等集及易疏行於世監國贈太常卿謚忠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四終

原缺

進士黃公淳耀

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謁選而遭乙酉之難自裁于僧舍時年四十

生而頴異二歲能辨八書就塾授經宛如夙記不習玩弄儼如成人夜篝火讀書父母竊憂其弱公微覺之乃夜轂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前後小試輒冠軍隱居教授浮沉諸生二十餘年爲文務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末文體險譎淫豔公深嫉之所共挽者惟侯公雍瞻與及門二三子而已爲直言社著自監錄知過

錄後更爲日曆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倣古趙清獻字
文諒遺意壬午嘗語及門日利祿之關予自反己過
之親老祈薦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誓不入棘闈
矣楊發魁其房藁出天下翕然推爲一科冠
癸未中進士第出周文節公門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
都再墮兩河如沸京師達官尚趨勢如鶩會館選請
托公行公蕭然京邸耻不肯與釋褐後寄弟偉恭詩
六百餘言其志可見矣未幾策蹇南歸杜門却掃與
直言社諸子日攷月稽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以
莫測也南都立竟不謁選

乙酉五月大兵陷南都士大夫競削手版求見紓禍公與侯通政峒曾共誓行遯六月薙髮令下義兵四起吳淞總戎吳志葵以海師入湖規復蘇州公入吳軍與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吳長與易等共論克復之計門人侯泓乘間問曰先生之自處何如曰潔身之與任事惟其時耳今衆怒不可遏而忍于獨潔其身即潔身非也然則義師成乎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先生之死生一乎曰一矣泓唯唯不復言

時嘉定鄉兵已焚破大帥舟師於新涇公遂與侯通政

入城逐新令張維熈挑募鄉勇激厲紳士分門而守與唐昌全夏雲蛟侯玄演玄潔等共討備禦外兵攻圍益急公與侯通政乞師吳總戎遣蔡游戎以五百人赴一戰不利束甲宵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如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公身先鄉勇扞應萬方晝夜不休息四日大雨如注城大崩外兵遂蔣東闉而上時公守西門從者四人掖公遁公詭言曰爾輩不識時勢未有城破而外城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在旁見從者持公急大言曰阿兄主意須定携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排戶入來出不

已公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祈能驟易乎偉恭曰汝
輩不去爲乏行齋耶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速去同
死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公兄弟爲方外交
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死公曰出身之士
猶許嫁之女夫死殉節亦其所也今某托上人之蔭
死此乾淨地于心足矣軍聲益廹偉恭曰此其時矣
公遂索紙書曰大明進士黃淳耀于弘光乙酉七月
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
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
已異日論其世者尚知予心遂與偉恭先後縊焉時

年四十同日侯通政以水死唐昌全侯幾道雲俱以兵死張孝廉錫嘏以縊死龔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死夏雲蛟自縊不絕復以兵死其他仗節者不可勝數

公嘗云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眞曰僞常咏康節詩曰眞樂攻心不奈何則公之所自得可知已

#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五

都御史劉忠正公宗周

字起東號念臺會稽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乙酉武林失公絕粒而卒

父秦臺先生卒五月而公生少無衣緜外家爲之製緼袍拓落如豨長猶衣之嘗從外祖章公學壽昌走烈日百餘里繭一足萬曆辛丑成進士甫授行人即草疏劾首相沈一貫或沮之旣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明日請予告歸

居家七年孫公丕揚爲太宰以薦起原官疏請東宮講

學不報疏東林學又不報再告歸先是公於服闋之隙曾講學東林書院與顧選郎高大行相得時選郎已死朝士從大行遊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攻之公負清望政府之啣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處公吏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攻者至矣再以行人告歸

天啓元年起禮部主事自辛丑釋褐至辛酉歲始一遷凡二十一年受事九日即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即忠賢未改之名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公始進忠啣甚然終以勢未横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

救敗罰俸

二年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尚寶司少卿尋遷太僕寺少卿公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盛疏辭三上不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辭之自公始四年補右通政力辭內批矯情厭世華職奪其誥命

崇禎二年起順天府尹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募近功夫近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於

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兵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上雖目爲迂闊然亦嘆其忠

爲京兆日集諸師儒示聖賢爲學之要諮三老嗇夫興利剔弊所屬奸胥有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勳戚家人及豪强不法抑之絕中貴請謁盡驅伎童優女焚權

家所畜戲仗炫服武淸伯奴客爭道毆諸生直入武
淸第捕得之榜掠加三木示長安街
巳巳京師戒嚴米價踴貴乃請捐門稅以通糶米修鋪
房以處貧民設粥以濟老疾嚴行保甲之法驗其出
入時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進馬騾公
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動陛下者於是上言請以安
人心爲要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
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地方遠近之心而其本
尤在皇上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并請御皇
極門召見羣臣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上諭遣之

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者公請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覈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寄言官不效則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滋其罪乃者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與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闖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而定也文劾張鳳翼馬世龍

等罪皆切直忤上意

京師解嚴公瘞戰亡將士自德勝門京水蘆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榆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甚悉裁以舊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爲更化之端其旨在除詔獄捐新餉而要歸於化門戶意見語侵輔臣時上方持法一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公所言適中之也怒而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覆公奏以遺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土兵自三百以

上至千而止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爲兵餉給爲農餉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且陛下修德廷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爲迂責之公疏乞歸

八年上以溫體仁在內閣久專務刑歛致民窮盜起且念罷相不得其人進大小臣工親試之命推在籍堪任者廷臣推孫愼行林釬及公名上上降詔召三臣入而愼行病卒公與林釬俱入上問禦邊討公以修德舞干爲對上顧體仁曰大安之役宗周在朝也此

時能舞干羽耶因相針砭公工部侍郎明年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恢遼經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厰衛司譏察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暌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愈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叅核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窮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

一文震孟以单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詔下獄矣而於市井雜流如陳啓新者乃得擺其訛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則今日轉亂爲治之幾斷可識矣以敬天不徒倚用風雷以率祖不至輕言改作以簡要申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脉亟拊循潄判渙之人心又何患乎內外交訌哉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効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閣臣溫體仁等以馬價空匱請捐助先生獨稱臣不敢懷

利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

罷

大兵再薄京城士民遮道呼請還公廷臣以聞爲體仁

所阻而公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內論體仁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

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以曲謹容皇上崇勵

精而臣下以承順爲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以苛求

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

誤用之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欲國事之無壞不

可得也并及刑政舛錯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革

職

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上深知公而體仁害之適會推少宰上意不屬臨朝而嘆謂太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及既退遣文書官諭吏部而用之辭疾不允甫就道而部推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亟報可入朝召對文華殿退集御史於庭嚴飭之臺中肅然乃申巡城職掌察九門官吏不法設三鄉老揚高皇帝大誥即以鄉老行保甲法咨五城御史著爲令會修襲典中書王育民以書幣爲絳州孫慎察地公揮之去乃自劾曰此何爲至臣請罷斥上慰公而敕訊以賄

至者聞者皆悚

十五年閏十一月上召對中左門言及火器用湯若望

公奏以爲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

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到一處

殘一處到一城殘一城豈無火器反爲敵用反爲他

用功效何在遠臣湯若望向來倡說邪教鼓惑人心

堂堂中國豈無謀臣畧士乃以鑄砲小技用之乎上

色殊不懌諫官姜埰言事下吏議而行人熊開元糾

輔臣延儒縛開元并埰下詔獄公思救之時上方召

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公昌言曰刑人於市禮也焉

得私斃諫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戶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採開元上不納餘無言者公直前爭之且曰言官可用即用之不用即置之縱或得罪亦當勑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曰司衛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自問一在廷官乎公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元疏有主使也公免冠廷臣爲公謝僉都御史金光辰特申救之上怒甚目爲朋黨勒革公職而光宸亦降調外次日有舉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公上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而公以掌憲六十日去

甲申之變南都再造起原官時新立四鎮皆擁兵自恣而樞輔馬士英恃定策功居中擅權將引進邪人公赴召之前有草莽孤臣上慟哭時艱及追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宜駐師鳳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據形勝以規進取并及慎封爵覈舊官諸事頗規切士英士英怒公疏力詆之與鎮臣劉澤清等合謀欲殺之遂力請致仕明年大兵至杭州公與同郡祁公彪佳約舉事不果彪佳先死公絕粒二旬至閏六月八日乃卒絕命詩

日留此句日生聊存匡濟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公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嘗以出處卜國家治亂而終以節義見悲夫所著有証人譜皇明道統錄易鈔讀易圖說其學由刻厲而漸就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靜之要也學者稱爲蕺山先生公通籍四十五年入仕版六年立朝四年特用者二請告者六革職者三而講學則終其身焉

世之論先生者皆曰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至先生

之所以告思陵者歸本德化不宜急急以兵食爲先務學術不明小儒不知治道往往信不能及卒之思陵以爲勦寇則必強兵強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加派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豈知驅天下之民而盡歸於寇餉無所出而愈不足兵無所食而愈不強其無兵無食者皆於務兵食一念始基之也思陵亦時憶先生之言罷而召召而罷終不能用而天下事去矣然後知先生之言爲對症之藥也

公門人王毓蓍因公久餓不死勸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以所著憤時致命篇粘於祠壁肅衣冠趨文廟

四拜自號曰君殉國士殉泮正也泮水淺赴柳潭而死年三十九外有潘集與毓著爲友爲文祭毓著死渡東橋下周卜年周文節族子聞行髡令碎所佩玉圖書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走磯上赴海死紹興人謂之三義士俱膺贈䘏

少保黃忠烈公道周

字幼玄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崇禎時歷官少詹兼侍讀學士丙戌以大學士死金陵市

公博綜有才識不惟諳於典故而時變機宜無不洞矚推誠信人直諒敢言不爲依附崇禎三年冬大學士錢龍錫以與袁崇煥謀專殺毛文龍下獄公再疏言纍輔所坐昏庸疏率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制閫外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必不敢再任邊事令邊臣得以瑕釁卸閣臣後必爭摭閣

臣隻語單詞爲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墻爲殊域
也今卷議謬謂殺繫輔爲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爲神
人抒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此則邊將志驕
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毛文龍報仇
猶可爲劉與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
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陛下御
極三年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曾幾宰輔而每
降愈下至此臣於繫輔未有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中
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寇賊未殄
東江方鶩決無內訌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倘天下

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剸孽之勁約束東江收拾
遼廣誓得一當以爲纍輔減千一之死疏上被謫
十月出都奉旨明切再奏臣思天下明切之言無加用
君子去小人使用君子去小人而不效則無爲貴明
切矣臣覩邇年諸臣無一實爲朝廷者自庚午春以
來盛談封疆不過爲逆案而翻封疆使芟鋤逆案者
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於封疆之要害無一言及之
者自辛未春月後盛言科場不過爲佻隙而翻科場
使素無佻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於科場之要
害又無一言及之者夫封疆之有破壞覩所用之人

科場之有情弊視所行之事其順逆清濁布在衆目非有權勢者所得而飛箝也而諸臣皆用之以摧折士紳涵淆善類陽奉陛下之憲而陰以滿快其意推其波瀾以爲參罰比較毫末沸騰而本領不舉凡在宋人看詳條例之司今皆奉爲臣勤安攘之計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修邊事內進小人故邊事不修則大臣焦勞以憂邊事小人不遠則大臣危慄以憂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而大臣夷然自托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宋臣富弼嘗言北

有契丹西有元昊而獨攻一王益柔今有邊不修有
帥不禦而獨以法繩諸生臣以爲本領不舉毫末終
不可修東江不平亂賊不靖而煩刑苛賦終無停日
是天下所欲明切而未得明切者也
九年召還有小人誕欺疏云往歲敵去遵永已七八日
而敘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
縣而護叛帥者以爲秋毫不犯即此二事而遠邇情
形概不知已
有愼喜怒回天一疏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之喜怒人
主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鄰

則臣鄰與起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今朝無可喜之臣則臣無可起之事邊無敢怒之氣則亂終無遏沮之期咸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徵爲旱魃而諸臣尤結舌不語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然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解臣何知言但知有臣之心而已

十年六月有求言省刑疏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淸強晉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圖

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拔驍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爲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慽慽於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懌切責之
十一年二月與經筵召對公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東彊形勢存乎寧錦西土形勢存乎夔峽寧錦驍大帥敵護根本必不敢過宣大窺榆關夔峽得賢道東連荊襄北通房竹則楚賊不得西旋蜀賊必不東下倘入鄖陽山中終爲中原心腹之疾又言錢穀一散可以收還人才一折不可遂復愛

士莫如愛已成之士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俱蒙首
肯
六月十八召對與上論清任和因補牘言學者皆可為
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
不本於清終有曲謹槁寂之非完德不歸於仁終有
權謀霸術之敝以此圖治必歸於亂如誠臣以清為
本則無不清而何物可傲何非可遂陛下又策勵之
使當任則任當和則和是天下無不任事不和衷之
清誠君以仁為歸則無不仁而何功不集何利不溥
陛下又策勵之使合勇於智合明於武是天下竟皆

無智名無勇功之仁
七月疏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之非又因宣督奪情用陳
新甲因疏其不宜且言熒惑漸次尾箕爲燕分野十
月交當南斗口新甲崎嶇秦蜀度須百日願解清華
以執鎖鑰安用此不祥人以玷聖化哉已遼撫方一
藻上疏議欵公駁之上言俺答事與今不同有五事
之不同於俺答者亦有五遼撫言欵成可撤兵勦寇
大謬不然者十時楊嗣昌大拜公疏言昔者嗣昌爲
本兵兵革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
乃召輔臣府部九卿科道掌印及公對中左門首召

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公謂其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所爲公言臣爲綱常計不爲一己計上終以爲非公力言非私上曰清原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公辨不少屈嗣昌出言已嘗力辭奪情而明旨迫切又言鄭鄤杖母道周推爲不如何言綱常也上令嗣昌起公亦言大臣聞言義當廻避使人盡言未有止前爭辨者上曰你無端汙衊豈得不辨上展轉以公言爲有爲公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人少讒諂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以少正卯擬公公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

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爾偏激姑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復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你不意加此偏矯恣肆起候旨免拏問公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上云一生學問止一佞曰公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上前讒諂面諛爲忠乎爭是非辨曲直爲佞豈不爭不辨者爲忠乎忠佞不分何以致治上曰非輕易加你佞但言辭多逝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復召諸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國運一等機械存心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般詆毀律以

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盜鹵易治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置重典令閣臣擬諭公竟以少詹事諭蒞江右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公上以公黨邪亂政學龍狥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皆過戇而志實忠純令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

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
柰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
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
抑言路再救公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十五年八月以
輔臣言釋罪補原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甲申夏南都再建起禮部尚書祭海還閩事起爲大學
士惜鄭芝龍遂出督師然芝龍不給一文僅給空頭
劄百函而已公至江西以空劄號召其子弟遂得數
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各爲呼應時貴池吳
應箕宣城麻三衡徽州金聲先各舉義旗不克振而

餘勇猶可賈因出兵徽州而大帥偵其詳預伏兵以
待至婺源被執丙戌正月械至江寧公絕食至十四
日不死至廿九日復進水漿有乾坤猶半壁未忍蹈
文山之句四月吉下命內院洪承疇監斬及公入見
直立背洪大罵不絕口卽命戮於信府前時公猶方
巾舊絨衣行刑者請去衣公叱不許至被數刃乃斷
作自輓詩粲粲朝陽霞峨峨泰山石煢煢七尺劍溫溫
半尺璧化爲白板宮宛宛置路側漢人一顧閒口人
一太息蘭膏空自焚瑚璉空自擲狐狸踞龍宮蜉蝣
噉白日妻子不得知親友但酸鼻寒從孝陵衣饑從

孝陵食孝陵何妻妻風雨牆松栢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五　終

侍讀徐公汧

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授簡討官至少詹兼侍讀學士

己巳都城圍急公寓書于友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萬無虞倘時勢危廹惟以一死報君父識者已卜其素志矣

庚辰分校禮闈辛巳遷諭德奉差歸甲申之變公方里居聞號慟欲絕嘗自題小像示其子曰汧乎而忘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不能斷脰納肝以殉國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耻而偃息在牀何爲者

耶義當寢苫罪當席藁存此寢苫席藁之心以教誨爾子庶其勉於大義毋若乃父之偷生負恩也烈皇誕辰作詩四章以志痛

南都立召爲詹事府少詹兼侍讀學士不赴具揭處分以明臣誼更列欵自陳一曰辨人才二曰課職業三曰敦寅恭四曰勵廉耻五曰覈名實六曰納忠讜七曰破情面以爲當事獻而莫能用之

乙酉五月金陵告變六月郡城陷薙髮令下公自分必死乃以家事屬兩子而身與一二舊僕乘舟至虎丘後溪晚浴僕請去幘公曰不可卒有緩急君子死而

免冠漏將盡手書致朱公集璜曰紳士欲郊迎貝勒此弟臨大節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先帝先人于地下耳昧爽遂自溺水死面如生閩中謚曰文靖子枋壬午孝廉杜門守節著書見志當事慕其名以幣交絕不與通